



作品集 第一辑

妖火 真菌之毁灭

YAOHUO
ZHENJUNZHIHUILAI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火；真菌之毁灭/卫斯理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12

(卫斯理作品集，第1辑)

ISBN 7-80128-404-6

I. ①妖... ②真...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776 号

京图字：01—2003—1179 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 雯

策 划/嘉 雯

装帧设计/嘉 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b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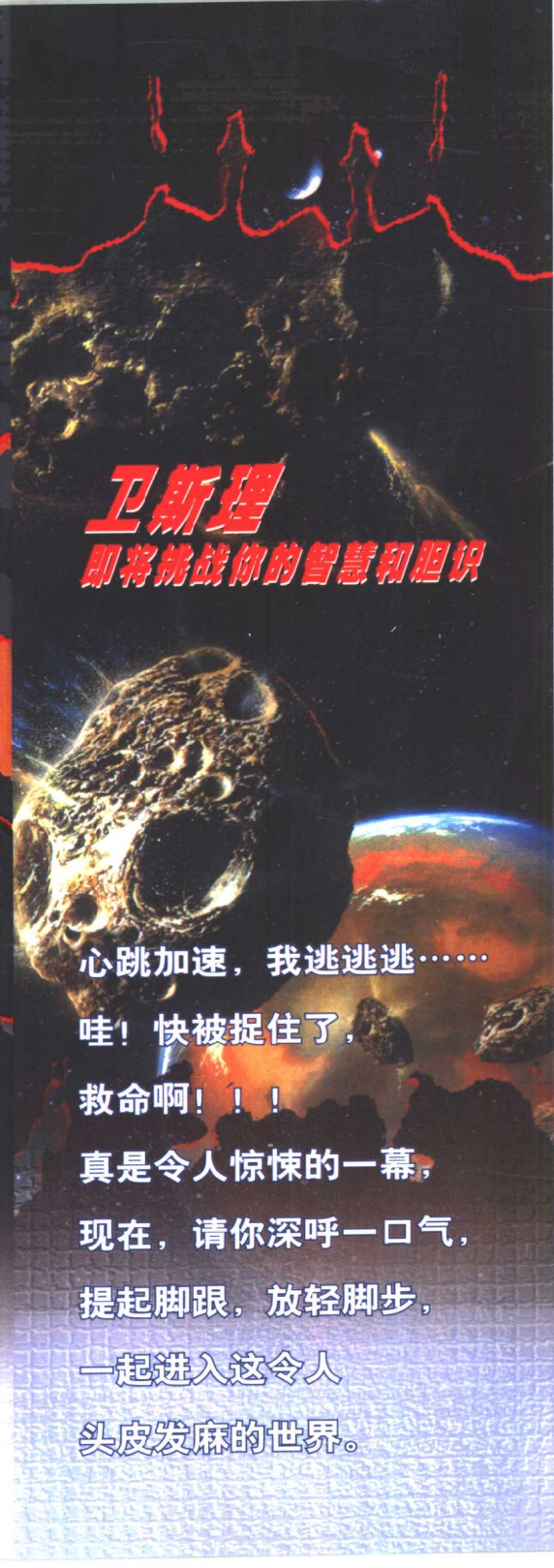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40 元(全 20 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
林与白之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二迷真盗命望继续飞魂
之理菌真真空密少年第
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找爱神
石底血透明心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
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

第二辑

手数人手惑阴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阴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宙劫支错蛊自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宇宙劫支错蛊自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者天使地狱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犯暗死间火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大黑暗死间火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第一部 行为怪异的老先生

我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奇怪的一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篇小说，而不像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发生的。但是，它却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必须从头讲起：那是一个农历年的大除夕。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总喜欢花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光，在几条热闹的街道上挤来挤去，看着匆匆忙忙购买年货的人，这比大年初一更能领略到深一层的过年滋味。因为在大年初一，只能领略到欢乐，而在除夕，却还可以看到愁苦。

那一年，我也到了天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得街头行人的面色，忽红忽绿，十分有趣。而我，则停在一家专售旧瓷器的店家面前，望着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瓷器。

我已看中了店堂中红木架子上的那一只凸花龙泉胆瓶，那只胆瓶，瓷色青莹可爱，而且还在青色之中，带点翠色，使得整个颜色，看起来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气。我对于瓷器是外行，但是这只瓶，即使是假货，它的本身，也是有其价值的，因此，我决定去将它买下来。

我推门走了进去，可是，我刚一进门，便看到店员已将那只花瓶，从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来。

我心中不禁愣了一愣，暗忖难道那店员竟能看穿我的心思





么？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因为那店员，将这只瓶，捧到了一位老先生的面前。

那老先生将这只瓶小心地敲着、摸着、看着。我因为并不喜欢其他的花瓶，所以，便在那老先生的身边，停了下来，准备那老先生买不成功，我就可以将它买了下来。

那老先生足看了十多分钟，才抬头道：“哥窑的？”龙泉瓷器，是宋时张姓兄弟的妙作，兄长所制的，在瓷史上，便称为“哥窑”，那位老先生这样问法，显出他是内行。

那店员忙道：“正是！正是，你老好眼光！”

想不到他马屁，倒拍在马脚上，那老先生面色一沉，道：“亏你讲得出口！”一个转身，扶着手杖，便向外走去。

我正希望他买不成功。因为我十分喜欢那只花瓶，因此，我连忙对着发愣的店员道：“伙记，这花瓶多少钱？”那店员还未曾回答，已推门欲出的老先生，忽然转过身来，喝道：“别买！”

我转过身去，他的手杖几乎碰到了我的鼻子！

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样，有时不免会有些奇怪的，难以解释的行为。

但是，我却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一身皆是十分有教养的老年人，竟会做出这种怪诞的举动来。一时间，我不禁呆住了难以出声。

正在这时候，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满面笑容，道：“老先生，什么事？”那老先生“哼”地一声，道：“不成，我不准你们卖这花瓶！”他的话，说得十分认真，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在内。

那胖子的面色，也十分难看，道：“老先生，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想不到因为买一只花瓶，而会碰上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正当我要劝那老先生几句的时候，那老头子，突然气呼呼地举起手杖来，向店伙手中的那只花瓶，敲了过去！在那片刻

间，店伙和那胖子两个人，都惊得面无人色。幸而我就在旁边，立即一扬手臂，向那根手杖格去。

“拍”地一声响，老先生的手杖，打在我的手臂上，我自然不觉得什么疼痛，反而将那柄手杖，格得向上，直飞了起来，“乒乓”一声，打碎了一盏灯。

那胖子满头大汗，喘着气，叫道：“报警！报警！”

我连忙道：“不必了，花瓶又没有坏。”

那胖子面上，犹有余悸，道：“坏了还得了，我只好跳海死给你们看了！”

我微微一笑，道：“那么严重？这花瓶到底值多少？”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准备他一说出这花瓶的价钱，便立即将之买下来的，而且付现钞。

那胖子打量了我一眼，说出了数目字。

刹时之间，轮到我来尴尬了，那数字之大，实足令我吃了一惊。当然，我不是买不起，但要以可以买一只尽善尽美游艇的价钱，去买一只花瓶，我却不肯。

我忙道：“噢，原来那么贵。”胖子面色的难看就别提了，冷冷地道：“本来嘛！”我拉了老先生的手臂，从地上拾起手杖，走出了这家店子，拉了老先生转过了街角，背后才不致有如针芒在刺一样地难受。

我停了下来，道：“老先生，幸而你未曾打烂他的花瓶，要不然就麻烦了……”

我只当那老先生会有同感的。因为看那位老先生的情形，可能是千万富翁，但是我还未曾见过一个肯这样用钱的千万富翁。

怎知那老先生却冷冷地道：“打烂了又怎样，大不了赔一个给他，我还有一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它们原来是一对。”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道：“你说，店里的那只花瓶原来是你的？”老先生“哼”地一声，道：“若不是祖上在龙泉县做过官，谁家中能有那么好的青瓷？”



我一听得他如此说法，心中有一点明白了。

那一定是这位老先生，原来的家境，十分优裕，但是如今却已渐渐中落，以致连心爱的花瓶，也卖给了人家，所以，触景生情，神经才不十分正常。

然而，我继而一想，却又觉得不十分对。因为他刚才说，家中还有一只同样的花瓶，照时价来说，如果将之变卖了，也足可以令他渡过一个十分快乐的晚年了。可能他是另有心事。

我被这个举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笑着问道：“老先生，那你刚才在店中，为什么要打烂那只花瓶？”

老先生望着街上的车辆行人，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老者讲到这里，便突然停止，瞪了我一眼，道：“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要对你讲我的事情？”我笑道：“有时候，相识数十年，未必能成知己，但有缘起来，才一相识，便成莫逆了，我觉得老先生的为人很值得钦佩，所以才冒昧发问的。”

“高帽子”送了过去，对方连连点头，道：“对了，譬如我，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

我心中又自作聪明地想道：“原来老头子有一个败家子，所以才这样伤神。”

那老先生道：“我们向前走走吧，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啦。”

我和他一齐向前走着，我知道，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能发掘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来的，但从这位老先生的身上，所发掘出来的事，可能比一般的更其动人，更具曲折。

我听他问起我的姓名，便道：“不敢，小姓卫。”那老先生显然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连忙道：“姓卫？嗯，我听得人说起，你们本家，有一个名叫卫斯理的，十分了得。”

我不禁笑了笑，道：“卫斯理就是我，了得倒只怕未必。”

那老先生立即站住，向我望来，面上突然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神情来，一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觉得他的手臂，在微微

发抖。

我不知道他何以在刹那之间，如此激动，忙道：“老先生，你怎么啦？”

他道：“好！好！我本来正要去找你，却不料就在这里遇上了，巧极，巧极！”

我听了他的话，吓了老大一跳，他的口气，像是要找我报仇，苦于不知我的行踪，但是却恰好狭路相逢一样！我忙道：“老先生，你要找我，有什么事？”我一面说，一面已经准备运力振脱他的手臂。

老先生忽然叹了一口气，道：“老头子一生没有求过人，所以几次想来见你，都不好意思登门，如今既然遇上了你，那我可得说一说了。”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他是有求于我！忙道：“那么，你请说吧。”

老先生道：“请到舍下长谈如何？”

今天是年三十晚，本来，我已准备和白素两人，在一起度过这一晚上的。但是我听出那老先生的语言，十分焦虑，像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一样。所以我只是略想了一想，便道：“好的。”

老先生站住了身子，挥了挥手杖，只见一辆“劳司来司”轿车，驶了过来，在他的面前停下，那辆名贵的车子，原来早就跟在我们的后面了。

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我看了车牌号码，再打量了那老先生一眼，突然觉得他十分面熟，这是时时在报上不经意地看到过的脸孔，我只是略想了一想，道：“原来是×先生！”

我这里用“×先生”代替当时我对这位老先生的称呼，以后，我用“张海龙”三个字，代表他的姓名。我是不能将他的真姓名照实写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名字。

那老先生点了点头，自负地道：“我以为你早该认出我



的。”

我想起刚才竟认为他是家道中落，所以心情不好一事，不禁暗自失笑，他到现在为止，财产之多，只怕连他自己也有一些弄不清楚！

我们上了车，张海龙在对讲电话中吩咐司机：“到少爷住的地方去！”

司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听便可以听出，他语意之中，十分可怖，反问道：“到少爷住的地方去？”张海龙道：“是！”

他“拍”地关掉了对讲电话靠在沙发背上，一言不发。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为什么司机听说要到“少爷住的地方”去，便感到那么可怕呢？

因为我不但在司机刚才的声音中，听出了他心中的可怖，这时，隔着玻璃望去，司机的面色，也是十分难看，甚至他握住驾驶盘的手指，也在微微发抖！

我向张海龙望去，只见他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并没有和我谈话的意思。

我决定不去问他，因为我知道，这其间究竟有些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是迟早会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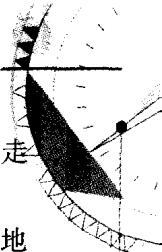
车子向前驶着，十五分钟之后，便已出了市区，到了郊外，又驶了二十分钟，才折进了一条窄空的，仅堪车子通行的小路，这时已经远离市区了，显得沉静到了极点。

在小路上又驶了五分钟，才在一扇大铁门的前面停住，铁门的后面仍是一条路，那天晚上，天气反常，十分潮湿，雾也很浓，前面那条路通到什么地方去，却是看不十分清楚。

车子在铁门面前，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张海龙这才睁开了眼睛，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钥匙，找出了一柄，道：“去开铁门！”

司机接过了钥匙，道：“老爷……你……”

张海龙挥了手，道：“去开门！”那司机的面色，在车头灯



的照耀之下，更是难看之极，他以颤抖的手，接过了钥匙，走到那铁门的面前。

突然之间，只听得“呛琅”一声，那串钥匙，跌到了地上，司机面无人色地跑了回来，道：“铁门上……的锁开……着……开着……”

这时候，我心中的奇怪，也到了极点。

多雾的黑夜，荒凉的郊外，社会知名的富豪，吃惊到面无人色的司机，再加上我自己这个不速之客，但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却一无所知！

再也没有其他环境，比如今这种情形，更其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的了。

张海龙听了，也像是愣了一愣，道：“拿来。”司机在车子中取出了一具望远镜，交给了张海龙，张海龙凑在眼上，看了一会，喃喃地道：“雾很浓，但好像有灯光，开进去！”

司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上前去推开了铁门，拾起了钥匙，回到了车中，驱车进门。而在那一段时间内，张海龙将望远镜递给了我。

我从望远镜中望去，只见前面几株大树之中，一列围墙之内，有着一幢很大的洋房。浓雾掩遮，并看不清楚，但是那洋房之中，却有灯光透出。

车子向前飞驶着，离那洋房越来越近，不必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了，洋房的围墙和墙壁上，全是“爬山虎”，但显然有许久没有人来修剪了。

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神秘的气氛，回过头来，道：“张老先生，可是令郎有着神经病，或是其他方面的毛病么？”张海龙却并不回答我。

车子很快地驶进了围墙，在大门口停了下来。

围墙之内，也是野草蔓延，十分荒凉，灯光正从楼下的大厅射出，而且，还有阵阵的音乐声，传了出来。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只不过，当我们的车子，停在门口的时候，音乐声便停止了。

张海龙自己打开了车门下了车，我连忙跟在后面，他向石阶上走去，一面以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阶，大声道：“阿娟，是你么？”

直到这时候为止，我对于一切事情，还是毫无头绪，如今，我总算知道了一件事，那便是在这屋中的，是一个女子。

果然，只听得大厅中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道：“爸爸，是我。”

张海龙向石阶上走去，他刚到门口，门便打了开来，只见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郎，正站在门前，她一出现的时候，望着张海龙，面上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但是她立即看到了我，一扬头，短发抖了一下，面上却罩上了一层冷霜。

我从他们的称呼中，知道那女郎，便是张海龙的女儿，只听得张海龙道：“阿娟，你怎么来了？”那女郎扶着张海龙，向内走去，道：“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所以先来等你。”

张海龙叹了一口气，道：“你回去，我请了一位卫先生来，有话和他说。”

张小姐回过头来，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她的脸上，简直有了敌意，道：“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外人说，竟不能和女儿说么？”

张海龙摇了摇头，道：“卫先生，莫见怪。”

我就算见怪了，这时候，想赶我也赶不走了，我非弄清事情的究竟不可。

我们进了大厅，大厅中的布置，华丽得有些过分。张海龙请我坐了下来，道：“阿娟，这位是卫先生，卫斯理先生。”

那女郎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道：“爸爸，你怎么老是不死心？每年，你都要难过一次，连过一个年，都不能痛快！”

张海龙道：“你不知道，我这次，遇上了卫先生，恐怕有希望了。”

那女郎并没有冷笑出声音来，可是她面上那种不屑的神情，却是令得人十分难堪，一扭身，便走了开去，独自坐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刷刷”地翻着一本杂志。当着她父亲的客人，她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难道她以为年轻、貌美、家中有钱，便可以连礼貌都不要了么？

我心中对这位千金小姐，十分反感，欠了欠身，道：“张老先生，有什么事情，你该说了。”

张海龙托着头，又沉默了一会。

张海龙道：“卫先生，你可知道，一个年轻人，留学归来，他不赌、不嫖，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但是却在一年之内，用完了他名下两百万美元的存款，又逼得偷窃家中的物件去变卖，那花瓶，就……是给他卖了的！”

我听得张海龙讲出这样的话来，心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我是当张海龙郑重其事地将我请到了这里来，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怎知却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的，分明是他的儿子。

他说他的儿子不赌不嫖，但如今，有哪一个父亲敢说完全了解自己的儿子？二百万美元存款，自然全在赌嫖中化为水了！

我尽量维持着笑容，站了起来，道：“张先生，对不起得很，对于败家子的心理，我没有研究。”

那女郎忽然昂起头来，道：“你以为我弟弟是败家子么？”

我狠狠地反顶了她一句，道：“小姐，我是你父亲请来的客人，并不是你父亲企业中的职员！”

那女郎站了起来，道：“我弟弟不是败家子，你说他是，那是给我们家庭的侮辱！”我弯了弯腰，冷冷地道：“高贵的小姐，我想，是你们高贵的家庭有了麻烦，令尊才会请我来的！”

那女郎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张海龙忙道：“阿娟，你别多说了。”他说着，又转过头来，道：“她比她弟弟早出世半小时，他们是孪生的姊弟。”

我实在不想再耽下去了，连忙道：“张先生，你的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张海龙面上肌肉抽搐，眼中竟有了泪花，道：“卫先生，你一定要帮忙，因为他失踪已经三年了！”

我心中震动了一下，一位亿万富翁儿子的失踪，那可能意味着一件重大的罪恶。但是我仍然道：“那你应该去报警，或者找私家侦探。”

张海龙道：“不，我自己并不是没有脑筋的人，我不能解决的事，私家侦探更不能解决。而我不想报警，因为亲友只当他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中工作，不知他已失踪了。”

我感到事情十分滑稽，道：“你可是要我找回令郎来？”

张海龙紧紧地握着手杖，道：“那自然最好，但是我希望至少弄明白，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和为什么会失踪的！”

我耸了耸肩，道：“连你也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张海龙道：“这就是我要借重你的地方，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处地方，和一些东西，一路上我再和你约略地讲他的为人。”

我又开始发现，事情不像我想像地那样简单。

我想了一想，便道：“好。”那女郎则道：“你决定将我们家中的秘密，弟弟的秘密，暴露在外人的面前么？”

张海龙的神情，十分激动，道：“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这是秘密。但是我相信事情弄明白了之后，小龙的一切作为，对我们张家来说，一定会带来荣誉，而不是耻辱，终将使所有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女郎不再说什么，道：“要不要我一齐去？”

张海龙道：“不用了。”

那女郎又在那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在坐下之前，再向我瞪了一眼。显然地，这位美丽的女郎，对我的出现，表现了极度

的厌恶。

我不去理会她，和张海龙两人，出了大厅，绕过了这幢大洋房，到了后园。在后园，有着一个方形的水泥建筑物，像是仓库一样，铁门上有锁锁着。

张海龙摸索着钥匙，道：“小龙是一个好青年，因为他一年三百六十天，连睡觉都在里面睡的，他可以成为一个极有前途的科学家的！”

我向那门一指，道：“这是什么所在？”

张海龙道：“这是他的实验室。”我又问道：“他是学什么的？”张海龙道：“他是学生物的。”

我正想再问下去，突然，我听得由那扇铁门之中，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吼声。

我一听得那吼声，全身尽皆一震，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了两步。

有一个时期，我十分喜欢狩猎，在南美森林中，度过一个时期。

而刚才，从张小龙的“实验室”中传出的一阵吼声，虽然像是隔着许多障碍，而听不真切。但是我却可以辨认出，那是美洲黑豹特有的吼叫声！美洲黑豹是兽中之王的王，那简直是黑色的幽灵，在森林之中，来去无声，任何凶狠的土人，高明的猎人，提起了都会为之色变的。

而在这里，居然能够听到美洲黑豹的吼声，这实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霎时之间，我不知想起了多少可能来，我甚至想到，张海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变态者，他编造了故事，将我引来这里，是为了要将我喂那美洲黑豹！

看张海龙时，他却像是未曾听得那阵吼声一样，正将钥匙，插入锁孔之中。

我连忙踏前了一步，一伸手，已经将张海龙的手腕握住。当时，因为我的心中甚是有气，所以用了几分力道，张海龙虽

然是一个十分硬朗的老人，但是他却也禁不住我用了两分力量的一握。

他手中的钥匙，“当”地跌到了地上，他也回过头来，以极其错愕的神情望着我，他的额角上虽已渗出了汗珠，但是他却并不出声——他真是一个倔强已极的老人，当时我心中这样想着。我和他对望片刻，才道：“张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海龙道：“请……请你放手。”

我耸了耸肩，松开了手，道：“好，那你得照实说，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海龙搓揉着他刚才曾被紧握过的手腕，道：“卫先生，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刚才在屋中，我已经和你大概说过了，我要带你到这里面看一看的目的，便是——”

我一听得张海龙讲话，如此不着边际，心中更是不快，不等他讲完，道：“张先生，刚才从那门内传出来的那一下吼声，你有没有听到？”

张海龙点头道：“自然听到的。”

我的声音，冷峻到了极点，道：“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动物所发出的？”张海龙的语音，却并不显得特别，道：“当然知道啦，那是一头美洲黑豹。”

我立即道：“你将我带到一个有着美洲黑豹的地窖中，那是什么意思？”张海龙又呆了一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倒给他的笑声，弄得有一点不好意思起来，张海龙笑了一会，拍了拍我的肩头，道：“名不虚传，果然十分机警，但是你却误会我了，我对你又怎会有恶意？这一头黑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豹，它是吃素的，正确地说，是吃草的。”

我以最奇怪的眼光望着张海龙。这种眼光，倒像是张海龙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怪物——一头吃草的黑豹！

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句话滑稽的么？

不必亲眼看到过黑豹这种动物如何残杀生灵的人，也可以

知道，美洲黑豹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食肉兽之一。说美洲黑豹能够食草为生，那等于说所有的鱼要在陆地上生活一样的无稽。而讲这种话的人，神经一定也不十分正常的了。

大年三十晚上，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我感到有立即离开的必要了。因此，我不再和张海龙辩驳下去，只是笑了笑，道：“好，张先生，对不起得很，我真的要告辞了。”

张海龙道：“卫先生，你如果真的要告辞了，我自然也不便多留。”

他讲到这里，顿了一顿，直视着我，又道：“但是，卫先生，我可以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我对你说过的，都是实话。”

我本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里的了。

但是我一听得这句话，心中却又不禁犹豫了起来。

我上面已经说过，张海龙乃是在这个社会，极有名誉地位的人，他实在没有必要来和我开玩笑。而像他这样一个倔强固执的人，一定将本身的名誉看得极其重要，更不会轻易地以名誉来保证一件事的！

我苦笑了一下，摊了摊手，道：“好，吃草的美洲黑豹，好，你开门吧，我倒要看一看。”

张海龙俯身，拾起了钥匙，又插入了锁孔之中，转了一转，“拍”地一声，锁已打开，他伸手将门推开了来，我立即踏前一步，向门内看去。

门内是一级一级的石级，向地下通去。那情形，倒不像是什么实验室，而像是极秘密的地库一样。我望了望张海龙，道：“令郎为什么要将实验室建造成为这个样子？”

张海龙答道：“这个实验室，是他还未曾回到香港之前，便托人带了图样前来，要我照图样建造的，我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我点了点头，心中暗忖，如果张小龙是学原子物理，或是最新的尖端科学的话，那么这件事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极大